

粉墨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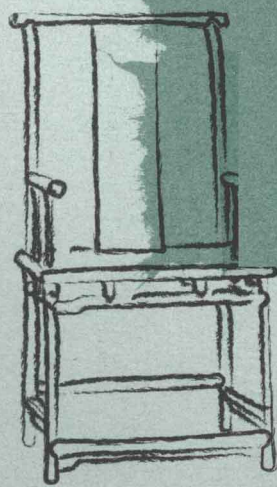
盖叫天舞台艺术经验

何 盖叫天
慢 天

龚义江 口述

纪录整理

上海文艺出版社



粉墨春秋

盖叫天舞台艺术经验

盖叫天 口述

何 慢 龚义江 纪录整理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粉墨春秋/盖叫天口述;何慢,龚义江纪录整理.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8

ISBN 978-7-5321-4230-9

I. ①粉… II. ①盖…②何…③龚… III. ①盖叫天(1888~1971)-自传

IV. ①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64187 号

责任编辑:俞雷庆

封面设计:袁银昌 钟一鸣

封面书法:张大根

插图:叶浅予 李滨声 颜梅华

粉墨春秋

盖叫天 口述

何 慢 龚义江 纪录整理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0 插页 2 字数 250,000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230-9/K·326 定价: 30.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431136

目 录

戏曲艺术的斗士盖叫天先生（代序） 欧阳予倩 4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共产党 7

——在盖叫天先生舞台生活六十年纪念会上的发言 盖叫天

艺术生活

初学演戏 12

科班的行路、赶场 17

练功 21

趟马和下趟子 25

几位老先生 27

神仙驾云人“驾气” 36

量体裁衣 43

——科班里的“入学考试”

盘坐听讲 47

毯子功 57

有人应声才推门 65

——科班里生活教育

默 73

张飞脑袋孔明心 83

——表演中的基本方法“一戳一站”

六十斤重的担子压一压 92

——科班中的“体验生活”

目 录

空腹计	101
回乡后的生活	104
再回天津	110
初学文戏	113
一碗饭和一碗面	118
我为什么叫盖叫天	122
小树难发芽	126

散论

戏曲表演艺术中的身段	132
横枪勒马须生活	151
——盖老雨夜论表演	
穿破不穿错	161
车轮化出乾坤圈	166
大家想念梅兰芳	171

《武松》的表演经验

《打虎》	176
《狮子楼》	185
《十字坡》（《武松打店》）	201
《快活林》	218
《鸳鸯楼》	231
《蜈蚣岭》	241

目 录

表演艺术纵横谈

盖叫天谈练功 250

竹子和马 253

——盖叫天谈舞姿的构图、真实感、美

凤仪亭前候貂蝉 258

——盖叫天演说吕布

重新站了起来 262

——记盖叫天演《狮子楼》折腿的经过

别具一格的楚霸王 266

——看盖叫天先生演《乌江恨》

真“假”难分 274

——盖叫天和《刘三姐》的演员一席谈

化无形为有形 276

——盖老与田冲谈勾践表演片断

附录

集珠成塔 284

——纪录整理《粉墨春秋》的体会

盖叫天舞台生活主要活动年表 297

行动坐卧别离这个，这个是什么？是艺术 306

——盖叫天长孙琐记 张大根

戏曲艺术的斗士盖叫天先生

(代序)

欧阳予倩

我和盖叫天先生相识以来三十多年了,和他同班演过戏,近二十年来和他很少见面,可是他所给予我的印象将永远留在记忆之中。

我第一次看他的戏是《三岔口》。一时无两的杰作使满座的观众感到惊异,为之喜悦欢呼,他的形体动作精练我难以形容:生动、灵活、飘逸、刚健而准确的动作构成舞蹈的美,表现出勇敢坚定的英雄形象。就舞姿而论,他无论什么戏都有其独到之处。刚劲有如百炼钢,也可以柔软得像根绸带子。快起来如飞燕掠波,舒缓之处像春风拂柳。动起来像珠走玉盘,戛然静止就像奇峰迎面。这要靠才能,主要还是靠功夫。

盖叫天先生的无论哪一个戏没有一处不见才能,尤其没一处不见功夫。他曾经在《请宋灵》里饰岳云,他在台上一站,在几个靠将中就只看见他——他的臂膀,他的腿脚,他的眼睛,他全身的工架,尤其是他的神采——一个美的雕像,透出了少年英雄内在的、充沛的精力。这个戏岳云并不是正角,而他一出场不必卖弄就把观众的注意集中在他的身上。一般观众当然说不出所以然,只见他在那里一站就使人感觉他有不知哪一点和别的靠将不同,也正是那一点吸引着人。内行人常说:是不是好角只要看他上台一站就知道。一个演员在台上站得稳也就不容易。可见一个有功夫的好演员随处都能显示才能,功夫不到家而急求自见的决不会取得真正的成就。

盖叫天先生以短打著名，他的靠把戏也十分精彩。他尤其善于用各种兵器。如他在《水帘洞》里耍双鞭，可谓出奇制胜。他耍的乾坤圈如果不是看过的就不会想象到他会是那样巧妙。他的《闹天官》有跟四大金刚打的一场，最后一个金刚抱着琵琶上，就用琵琶为武器，孙行者把金刚打下，夺过琵琶来斗哪吒，最后他夺过哪吒手中的乾坤圈，一面用琵琶和哪吒打着，一面用脚舞弄着乾坤圈。还有他演金钱豹，猴子从四张桌子上翻下来，他隔着四张桌子把叉扔过去刚刚是被猴子接住。以上所说无一不是绝技。别人不是完全来不了，但无论如何来得没有他那样漂亮，那样准确，那样干净、利落，那样精美而有光彩——也就是说有演员的感情和生命力贯注在动作之中，所以不同于杂耍，而是京戏中武戏艺术精湛的表现。

盖叫天先生出身农民家庭，因生活艰难从小进科班学艺，受过不知多少苦楚。他的表演艺术从幼年时期一直受着严格的，甚至是苛酷训练，底子打得异常结实。不仅是武戏，文戏也有深厚的根底。不仅是武生，须生也擅长，可谓是“文武昆乱不挡”。可是他从来不曾满足于他既得的成就，以他孜孜不倦勤勉力学的精神使他的艺术日新月异，逐步获得广大群众的喜爱，他的声誉也就蒸蒸日上，这不是偶然的。我曾经听他谈过如何演《醉写》的李太白；如何演《群英会》中的鲁肃、诸葛亮、周公瑾等角。他批评了一些庸俗的表演，指出了正当的表演方法。他特别注重通过鲜明的动作使人物的性格形象化。他的话极为精辟，对于表演艺术很有益处，可惜当时我没有把它记录下来。他所讲的实际没有空话，所以可贵。一个优秀艺术家的经验总结是很可宝贵的，应当好好的记录整理，用以启发后进。

大家都知道盖叫天先生舞九节鞭很精妙，他是向一个江湖卖武的艺人学的。他偶然见到那位艺人舞九节鞭就拜他为师，

不到一星期就学会了。从此自己加以琢磨,逐步有所丰富。他经常舞着请朋友看——记得有一回我到 he 家里,尽管我是外行,他也在院子里舞给我看,让我提意见。他练了一年多,认为确有把握,才把它运用在舞台上。青出于蓝自不用说,特别是他那种择善而从,一丝不苟和一贯的恒心为不可及。就是舞乾坤圈也是舞台上从来没有过的,是他的创造,也经过长期的苦练才出以问世。“好学”、“不苟”和“有恒”,是他成功的秘诀,也是每一个艺术工作者不可缺少的美德。天下无可幸运之事,这一些都是值得青年艺术工作者们学习的。

盖叫天先生曾经因为布景片绊了脚在台上跌断了腿,医生认为为着保全生命必须将腿锯去,他坚决反对。锯断一条腿他就不能演戏了。他认为艺术生命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就死也要保全他的那条久经锻炼的腿。后来由一位医生给他把腿骨接错了,他宁可磕断再接,也不愿留下残疾。他在病中忍耐着极大的痛苦,还经常练他另外一条腿。及至病愈登台,人家见他的腿抬得特别高觉得奇怪,不知为什么长期的休养并没有使他的功力减退。可见得他是怎样热爱艺术,怎样尊重自己的职业,怎样诚恳地对观众负责!他的坚强的意志力使他能克服困难,达到预期的目的。

盖叫天先生是个爽直的汉子,表里如一;对待事物情感真挚,只要他认为对的就坚持不变;勤勉好学,到七十岁的高龄还和青年的时候一样,练功从不间断;他具备着中国劳动人民勤劳勇敢的品质。最近《戏剧报》发表了他自传体的记录《粉墨春秋》,虽还不过一小部分,已足够令人感动。我们的青年戏剧工作者处在今天这样自由的日子里,具备着优越的条件,当无愧于我们的先辈。

1956年11月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共产党

——在盖叫天先生舞台生活六十年纪念会上的发言

盖叫天

各位首长、各位来宾、各位同志们：

今天我很高兴，借这个机会跟诸位来宾、同志们见面。

我说不上来的真正的兴奋。兴奋得我也不晓得说什么好。我很慌张。（笑声）感激党对我的关怀和爱护，给我作舞台生活六十年纪念。我很高兴。这说明了我们的党、毛主席对我们整个的戏曲艺人的关怀照顾。（鼓掌）

我最近生了几个月的病，党时刻关怀我。文化局领导同志把我送到人民医院才把我的病医治好，时常上我家里来看我，把我的一切、我的生活全给安排好了。我心里不晓得怎样感谢党跟诸位首长们、来宾们、同志们才好。

我在到上海以前，在杭州就由各位首长给我送来一桌酒，请了专家、老先生们、同行的弟兄们到我家里来吃饭。在吃饭的时候，首长们都谈起今后怎样把我们全国的艺人照顾得更好。这正是说明党、首长们对我们的关怀、爱护。

今天在这个大会上，首长和同志们，都在这儿为我热闹，我也不晓得说什么好。刚才田汉局长跟欧阳予倩院长提起我摔腿的事，我来对比一下过去和今天，我心里要掉出眼泪来。我们好在都是一家人，我也不会说话，今天就把我的感想说一说。

过去我们艺人大多数都是苦出身。同志们跟我一样，都受

原书缺页

这一乐就把我乐得像个小鬼一样的,(面孔做出表情)比哭还要难看。棍子不行,拿小藤把子打。一打一条血,“啪嗒”三下子就是三条血。人站在冰天雪地里,汗毛孔里的汗就跟黄豆一样大的流出来,这样,对我后来唱戏也有个好处,“多冷的天都受得住”,多大的委屈我在台上都能笑,我心里难过也能笑,不能带着观众跟我一起难过啊!

学艺的时候太可怜了。我们那时候有规矩,十六岁坐科,要坐六年,二十二岁出科班。像我八岁入科班,就得坐十四年,出来已经二十二岁,已经是青年了。可是,要吃饭,就得再求名师,再访友,再学。学到中途,没有行头(演戏的服装),要唱戏,就要借钱,出利钱。如果有了行头,没有班,呆了半年,把行头当了,又要出利钱。但是有机会唱戏了,没有钱做行头,要是演林冲,就得用武松的行头去换林冲的行头,还要把自己的裤褂、帽子再加上,这就叫做“顶当”。那时候,当东西时要出一份“顶当”利钱,取当还要“加箱”利钱,这一来就是两份利钱了。过去我就是这样常常“当当”,“顶当”,“顶当当”,“当顶当”,这样“敲着锣鼓点儿”过了多半辈子。

同志们,不光我一个人,戏班子全是这样。唱一会儿戏,呆半年,还是吃不饱,不够利钱,还得练功。为什么呢?要养老养小,养家活口。那还不要紧,为了艺术,什么苦都得受,什么欺侮都得受,什么样的气都得受。如果一生气,你的几十年的精神心血就完了,你没有饭吃了。到你唱不动了,更是没有饭吃。这个情况,是真苦,有些年老的艺人,就跟秋天的小麻雀一样,饿死在破庙里。我小时候也常听说过,真是太可怜了。

在过去还有这个理论,他化两角钱看你的戏,跟你别扭,要从台上把你哄下去。化两角钱,不管你冰天雪地几十年的功夫,不问家里有老有小,拼命把你哄下去。你看苦不苦?为艺术的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周恩来、贺龙与盖叫天在杭州楼外楼亲切交谈

痛苦——在早先、在过去，他们哪里知道一个唱戏的艺人为了吃饭，为了锻炼艺术的苦处！这个苦处只有共产党跟毛主席和各位首长们、各位朋友们知道。（鼓掌）我现在就感觉到：生我者是我的父母，知道我们的苦的就是党和毛主席！（鼓掌，许多听众流泪）只有他们知道我们这些苦人、苦孩子的苦处。

现在好了，我们苦尽了，甜来了。小孩子学戏，有教师、有人培养；练功有真的枪、真的刀，戏还没有学好，就有绣金的行头；要唱戏有国家的好剧场。跟大学生似的，多好！我自己四十岁以后才有箭衣穿，在那以前还没有呢。现在苦尽甜来了。

我记得一九五〇年在北京怀仁堂演出，毛主席和很多首长，都出席看我们演出，这真是大大地鼓舞了我们艺人。打那以后，我们更加热爱戏剧艺术了。

我今天很高兴，我今年虽然七十岁了，但我好像是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儿，我好像才挂上红领巾。（笑声、鼓掌）今天我就作为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儿向大家发“嗲”。（笑声、鼓掌）我要跟来宾们，各单位的专家们一道学习。学习政治。我是一个老粗，要学习，把我的工作搞得更好，跟下一代、小同志们一道谈谈，我会什么就说什么。我们跟同志们一道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要报答党和毛主席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热烈的掌声）

艺
术
生
活

初学演戏

我家住在河北省保定府高阳县西延村，我从小生得黑，所以我的小名就叫老黑；又因为我生肖属鼠，鼠爱打洞，所以人家又管我叫“老洞”。除了张英杰这名字外，我还有个名字叫燕南。

我们兄弟一共五人，大哥英甫（艺名“赛阵风”，工武旦），四哥英俊（艺名“七金子”，工文武老生），和我三人是学戏的。二哥英泰和三哥英才是“外行”^①。

那时候李鸿章当直隶总督，在他的“治下”，连年发水，我们家乡连涝十年，树皮草根都吃光了，老百姓怨声载道，都恨极了，大家说李鸿章一定是个“老王八精”。乡间生活没办法，大人只要能得到十几个馒头和一吊钱，就让人把孩子带出去学戏，因为这样总比在家里挨饿的好，我大哥就是这样离家去学戏的。

记得我七岁那年的冬天，大哥由外边回家来结婚，他那时大约十九、二十岁光景，原来的科班散了，由科班里一位陈先生（唱二花脸的）收作头把徒弟。大哥已经满师了，还要帮着他做三四年，才准离开，这是以前的规矩。那位陈先生督促我大哥练功非常严格，大哥练《朝金鼎》这类戏，单手撑在陈先生的手上，头朝下，脚朝天地拿顶，只要稍微歪一点，陈先生就把手一撂，人就直摔下来，摔个半死。

大哥那时在外面已经“红”了，回到家乡，大家都要看看他学了些什么本领，他就当众表演，踩着趺，一纵身，就上了平房，再一个筋斗翻下来，赢

^① 从前艺人，统称非艺人为“外行”。

得大家都叫好。迎亲的那天,师傅对他的练功还不放松,要他踩着趺跟在迎亲的车子后面,一直到离他丈人家不远才去了趺。

转年,我爹娘送嫂子到上海来找我大哥,我也随着一起来上海,住在西新桥附近的仁寿里,那时候延安东路一带还都是河哩。汪桂芬和我们住在一个里弄,他当时“红”得可了不得,只要他的戏码一贴出来就准满堂。同台演出《莲花湖》的有林树森的爷爷林老好的胜英,黄月山的韩秀,李春来的杨香武。我大哥当时演的戏叫《双跑马大卖艺》,演的是夫妻二人落难,当街卖艺故事。戏中,在一张桌子上成品字形叠放着三张长凳,人要在凳上拿顶,再用颈背一碰凳面,顺着那股弹劲儿,一个筋斗倒翻落在地面上。大哥有次一不留神,胸脯着了地,人摔伤了,他自己认为是功夫没练好,不顾吐血,每天清早天还不亮,就在雪地上再练起功来。

把嫂子送到上海,我们就回来了。八岁半那年我们在家中生活不下去,随着三哥打算从天津转道到上海投奔大哥。高阳县到天津,三百二十里地,坐不起车,我们背了个扫把子^①,就装着三十个窝窝头,二十张饼(高粱饼),和一吊二百钱,全家就这么上路。

到晚下店,这店还不如《三岔口》的店房,一个大土炕,密密排排地睡上几十个人,一宵五个小钱,还带卖热面条、咯咯、荞麦面,我嗅着真香,走了一天路,又饥又乏,可是大人连口窝窝头还不叫吃,说是“睡觉了,还糟蹋半个窝窝头,岂不罪过?”他们认为只有干活才能吃东西,否则就是糟蹋粮食。

在天津遇着在上海叫师傅打得偷跑回来的四哥,于是我们就一同进了在天津的隆庆和科班。那时候班子里昆腔、二簧、梆子都唱,其中尤以河北梆子最着重。

进科时,我年纪很小,成天闹着玩。按戏班规矩,不打闹台,后台是不能动刀枪的,我可瞅着无人,动动刀枪,台上的鼓也去敲敲,偷着给自己勾个脸,把戏衣穿上。师兄们练功,我就在旁边看,虽然没有教,但不上半年,

① 北方人出门背在身上装物用的布褡裢,俗称“扫把子”。

我也学会拿顶，耍棍子，而且不比他们差，大家看了很惊异，认为“这孩子不错”，于是班里一位老齐先生就给我开蒙教了几出戏。《昊天关》是我的开蒙戏，以后又学了《双盗印》和《八大锤》。

老齐先生年纪大了，寒腿^①，不能登台演出。那时班子常在农村流动，腊月寒天，我们赶了一夜路，一清早到了个村，找到了一所东倒西歪的东岳庙，作为住宿的地方。大伙儿都到场子里，忙着上戏去了，庙里留着我和老齐先生。

我们一老一小，从昨晚到现在没吃过一点东西，肚子饿得直叫，可是班主刚才还向大伙儿说“唱完了‘早工’再吃饭”。唱戏的伙伴们尚且饿着，我们这闲着的就别梦想提早吃了，要等着他们唱完这场“早工”才好吃饭；可还有一桩：希望他们剩下这么一碗半碗的棒子面，别都吃光了，我才有吃的，否则我只好吃锅巴与喝凉水了。

这所破庙缺窗少门，挡不住外面下着的大雪，一阵大风带着小冰凌子吹到脸上，能把人的脸皮都扎破。

地上铺的都是向老乡们讨来睡觉用的麦秸。老齐先生要我把中间打扫出一块空地来准备教戏。我脱下身上的破棉袄，作为扫帚，低着头把麦秸扫到一边去。正扫着，呼一阵风，只觉得颈项中凉飕飕的，回身一看，瞧见一个拖着血红舌头的无常鬼站在那里，——黑白二无常分立大殿的两边，无常身后的墙塌坏了，雪正从缺口处飘进来，堆集在无常的两肩上，一阵风吹来，把雪吹散，落到我的颈项中。无常的手臂，年久失修，快要断了，靠铁丝串连着，手里拿着拘人的铁链，风吹臂动，手中的铁链也随着不住地摇晃着。

我吓得把眼睛闭起来。

老齐先生在一旁低声向无常咕哝着：“朋友，请多照应一点吧……”

老齐先生说完，就盘腿冲南而坐，我也盘腿打斜坐在一旁。（教戏的规

① 练功后腿受了凉，在台上举步时两腿无力，称为“寒腿”。这种人，又称为“台上的残废”。